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 学刊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5 辑

2021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ལ་དེ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 (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 (四川大学)

石 硕 (四川大学)

沈卫荣 (清华大学)

熊文彬 (四川大学)

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 (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 (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 (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 (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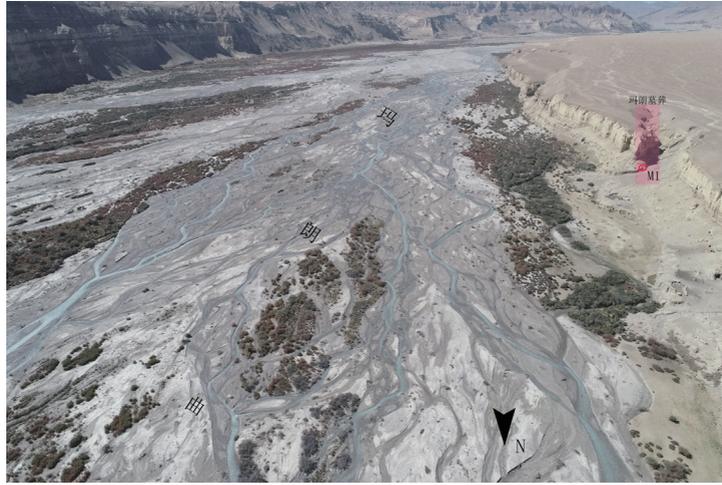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西藏阿里札达县玛朗墓葬调查简报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札达县文物局

内容摘要：2019年，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玛朗村附近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为带竖穴土坑式墓道的单室多人丛葬土洞墓，是西喜马拉雅地区较为常见的墓葬类型。其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约在公元前后。出土随葬品种类丰富，以往其他墓葬不见的彩陶器、高足青铜杯、贝器尤为引人注目，是近年札达地区发现的墓葬中出土物丰富、等级较高的一座，为该地区公元前后社会复杂化、文化交流等专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2019年4月，札达县文物局接到群众线索，称该县玛朗村附近有一墓葬因流水冲蚀已露出墓室，常有牲畜因觅食进入墓室，札达县文物局工作人员旋即赶赴现场对局部已破坏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清理。该墓葬位于象泉河南侧支流玛朗曲（河）的西岸，据现场观察应是古代墓地中的一座墓，遂编号为2019ZMM1（下文简称M1）。当年10月，根据札达县文物局提供的基本资料，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两单位对玛朗M1原始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现将基本情况报告如下。



图一 玛朗墓葬位置地形航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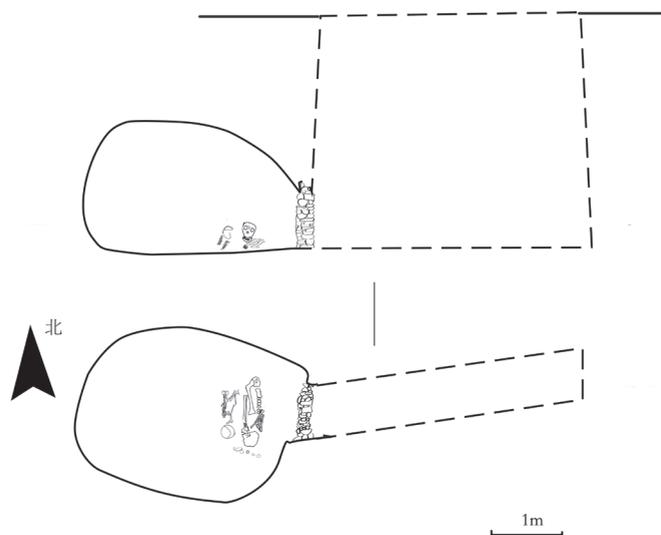
图二 玛朗墓葬位置示意图

玛朗墓地属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玛朗村，地处象泉河支流的玛朗曲西岸一级阶地（图一），西北距县城直线距离约 11 公里，海拔 3896 米（图二）。该区域属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的札达盆地中部，地势北高南低，象泉河由东南向西北横贯札达盆地，现为半农半牧经济区，农业以种植青稞为主，亦有春小麦和豌豆，畜牧业以牧养绵羊、山羊为多。

一、墓葬形制

根据现场勘查和札达县文物局提供的信息，可知玛朗墓地 M1 为带长方形竖穴墓道的土洞墓，墓葬长轴为东西向，但因墓道被破坏，其三维数据不明；墓室位于墓道西侧，平面为圆角方形，其北侧已被破坏，墓室长 320、宽 250，高约 180 厘米。墓室与墓道连接处以砾石砌筑封堵。

经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生物考古实验室对出自 M1 人骨的鉴定，可确认该墓中至少有 6 个个体，1 号人骨为 6 岁左右儿童，2 号人骨为 25 岁左右女性，3 号人骨为性别不详的未成年个体，4 号人骨为老年女性，5 号人骨为性别不详的成年个体，6 号人骨为老年男性；其中仅 1 号、2 号人骨保存较为完整，均位于墓室东侧靠近墓道处，青年女性位于东侧，儿童位于西侧，二者位置毗邻，均头朝南、面朝西，呈屈肢侧卧葬式（图三）。



图三 玛朗 M1 平、剖面图

二、出土遗物

玛朗 M1 出土物种类十分丰富，计有陶器 15 件、铜器 141 件、铁器 18 件，以及其他如木器、料珠、纺织物等多类，并发现有较多的随葬动物骨骼。由于该墓发现时已被

破坏，缺失现场实测数据，部分随葬物品也因扰动脱离了入葬时的原位。据现场人员描述，15件陶器均出自儿童的头骨周围，7件铁质手镯戴于儿童右侧胫骨之上，串珠等饰件则出自于青年女性的颈部。

（一）陶器

共15件陶器，可分六类。

1. 长流罐，1件。

泥质红陶，单耳带流，敞口，方唇，高领，球腹，小平底。桥形单耳上有角状小钮，管状长流与颈部塑桥形梁，口沿外围戳印一周圆圈纹，颈部绘红彩竖向波浪纹，环颈部、肩部各饰一周弦纹，肩部以下印划多重回形纹，印划凹处填红彩，回形纹往下至器底饰绳纹。流与器身相接处戳印圆圈纹；桥形梁顶部戳印一圆圈纹；耳与器身相接处均戳印麦粒纹，麦粒纹之下再戳印一排圆圈纹，耳背部饰倒三角纹及划纹。标本2019ZMM1: 10，口径13.7、腹径14.7、底径4、通高19.6厘米（图四）。



图四 长流罐（2019ZMM1: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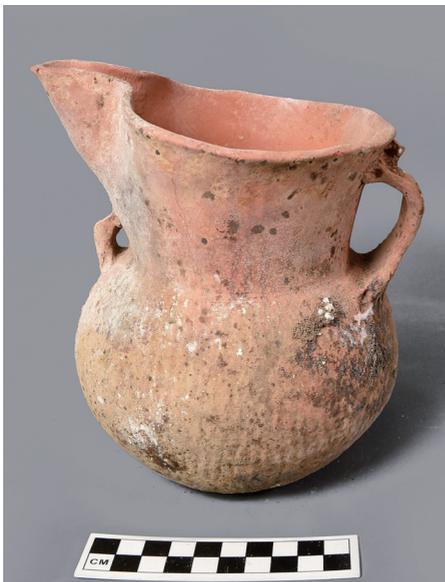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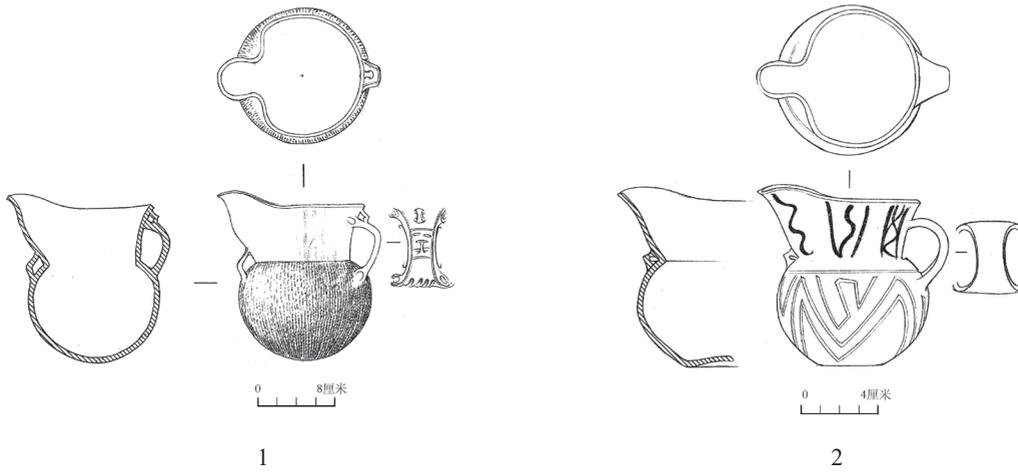
2. 斜流壶，2件。

泥质红陶，双耳带斜流，敞口，高领，小平底内凹。双耳一大一小，斜流与桥形大耳相对，耳上部有角状钮，球腹，颈部所饰红彩竖向波浪纹已较模糊；沿耳部侧缘各划一条

细线纹，耳与器身相连处戳印麦粒纹，耳背中部戳印麦粒纹及圆圈纹；腹部饰绳纹。

标本 2019ZMM1: 11，口径 13、腹径 14.3、底径 4.5、通高 19 厘米（图五：1、3）。

标本 2019ZMM1: 12，口径 7、腹径 7.6、底径 3.4、通高 9.4 厘米（图五：2、4）。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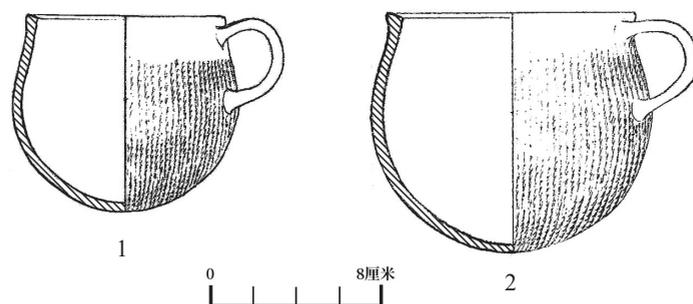
图五 短流罐（1、3：2019ZMM1: 11；2、4：2019ZMM1: 12）

3. 单耳杯，2 件。

泥质红陶，微泛黄。单耳，方唇，直口，高领微束，桥形单耳，斜弧腹，圜底，颈部以下饰细绳纹，杯内有残留物。

标本 2019ZMM1: 13，口径 9.3、腹径 10.2、底径 4.2、通高 9 厘米（图六：1、3）。

标本 2019ZMM1: 14，口径 11.7、腹径 12.5、底径 8、通高 11.5 厘米（图六：2、4）。



图六 单耳杯（1、3；2019ZMM1: 13；2、4；2019ZMM1: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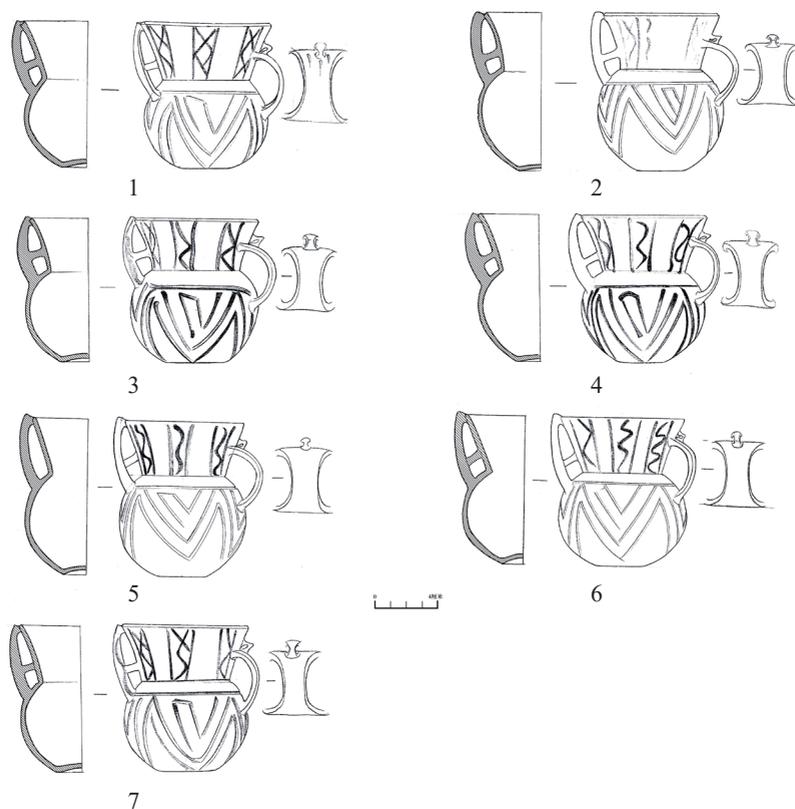
4. 假流罐，7 件。

泥质红陶，单耳，相对一侧的桥形假流形似器耳。敞口，高领，方唇，球腹，小平底内凹。单耳上部有角状小纽，管状假流与器耳相对，上端与罐口粘接，颈部饰竖向红彩波浪纹，腹上部印一周弦纹、下部印三角纹，印纹内填红彩。

标本 2019ZMM1: 15, 口径 8、腹径 7.9、底径 3.5, 通高 9.2 厘米 (图七: 1; 图八: 1)。
 标本 2019ZMM1: 16, 口径 7.55、腹径 8、底径 3.7、通高 9.8 厘米 (图七: 2; 图八: 2)。
 标本 2019ZMM1: 17, 口径 7.75、腹径 8、底径 4、通高 9.1 厘米 (图七: 3; 图八: 3)。
 标本 2019ZMM1: 18, 口径 8、腹径 7.6、底径 2.9、通高 9.15 厘米 (图七: 4; 图八: 4)。
 标本 2019ZMM1: 19, 口径 7.4、腹径 7.8、底径 3.1、通高 9.8 厘米 (图七: 5; 图八: 5)。
 标本 2019ZMM1: 20, 口径 7.6、腹径 7.8、底径 3、通高 9.5 厘米 (图七: 6; 图八: 6)。
 标本 2019ZMM1: 21, 口径 8、腹径 7.6、底径 3.3、通高 9.7 厘米 (图七: 7; 图八: 7)。



图七 假流罐 (1-7: 2019ZMM1: 15、16、17、18、19、20、21)



图八 假流罐线图 (1-7: 2019ZMM1: 15、16、17、18、19、20、21)

5. 双耳大口罐，1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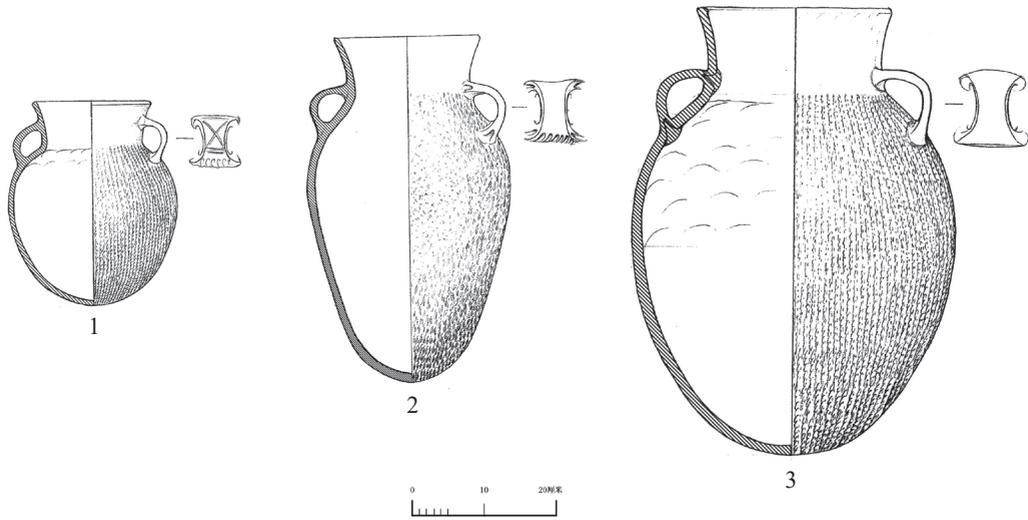
泥质红陶，略微泛黄，外壁疑似施有陶衣。敞口，高领，方唇，桥形双耳，斜弧腹，圜底。颈部以下饰粗绳纹，耳部与器身相连处戳印麦粒纹，耳背上、下两端分别刻划两条直线纹，中间刻划斜线纹。标本 2019ZMM1: 22，口径 16.4、腹径 23、底径 8.5、高 29 厘米（图九：1、4）。

6. 双耳深腹罐，2件。

泥质红陶，敞口，长颈，方唇，溜肩，深腹，圜底。桥形双耳与器身相连处均戳印麦粒纹，耳根下部连接器体处戳印有六颗麦粒纹，颈部以下饰粗绳纹。

标本 2019ZMM1: 23，口径 20.2、腹径 27.5、底径 13、高 54 厘米（图九：2、5）。

标本 2019ZMM1: 24，口径 26、腹径 44、底径 13、高 48 厘米（图九：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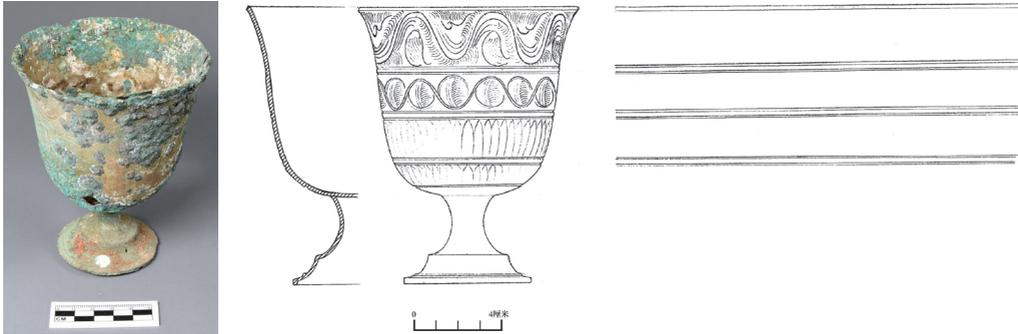


图九 双耳大口罐 (1、4：2019ZMM1: 22)；双耳深腹罐 (2、5：2019ZMM1: 23；3、6：2019ZMM1: 24)

(二) 铜器

1. 高脚杯，1件。

敞口，尖唇，斜腹，高足，足底向上逐级内收。杯身线(?)刻四组图案，由上至下为：云气波浪纹、圆形水滴纹，和两组仰莲纹，各组图案之间用双弦线相隔。标本 2019ZMM1: 1，口径 10、腹径 7、足底径 5.8、通高 12.5 厘米 (图一〇)。



图一〇 高脚铜杯 (2019ZMM1: 1)

2. 串饰, 1组, 由铜吊坠、铜圆管、铜方管、铜珠、铜片组合而成, 因锈蚀严重, 多个零部件因铜锈贴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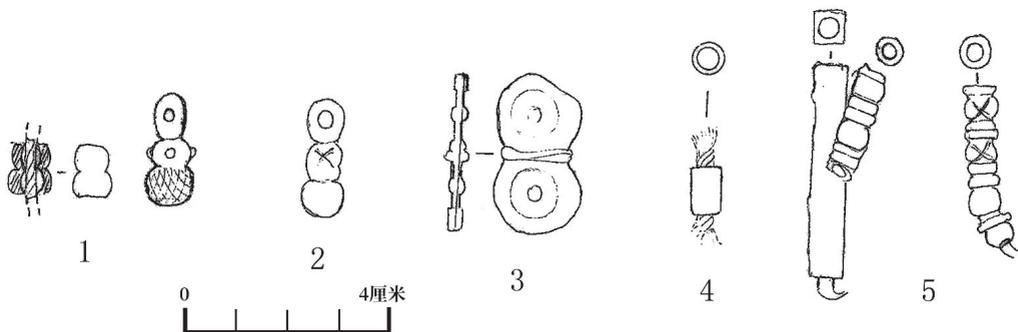
吊坠, 2件。

2019ZMM1: 5-1, 顶端为圆形挂环, 环径0.2厘米; 下部水滴状铜珠饰网格纹, 铜珠直径0.6厘米(图一一: 1)。

2019ZMM1: 5-2, 顶端为圆形挂环, 中部饰“X”纹, 底部接圆形石球。饰件通长1.9、宽0.6、石球径0.65厘米(图一一: 2)。

圆管, 17件, 圆柱状, 穿孔, 部分孔内残留有皮绳。圆管管面被分为2-4段, 每段饰4个乳钉纹, 部分圆管上有蓝彩。标本2019ZMM1: 5-7, 长2.8、宽0.6厘米。

方管, 16件, 长方体, 穿孔, 部分孔内残留皮绳。管面饰凸棱纹。标本2019ZMM1: 5-4长4.1、宽0.5厘米(图一一: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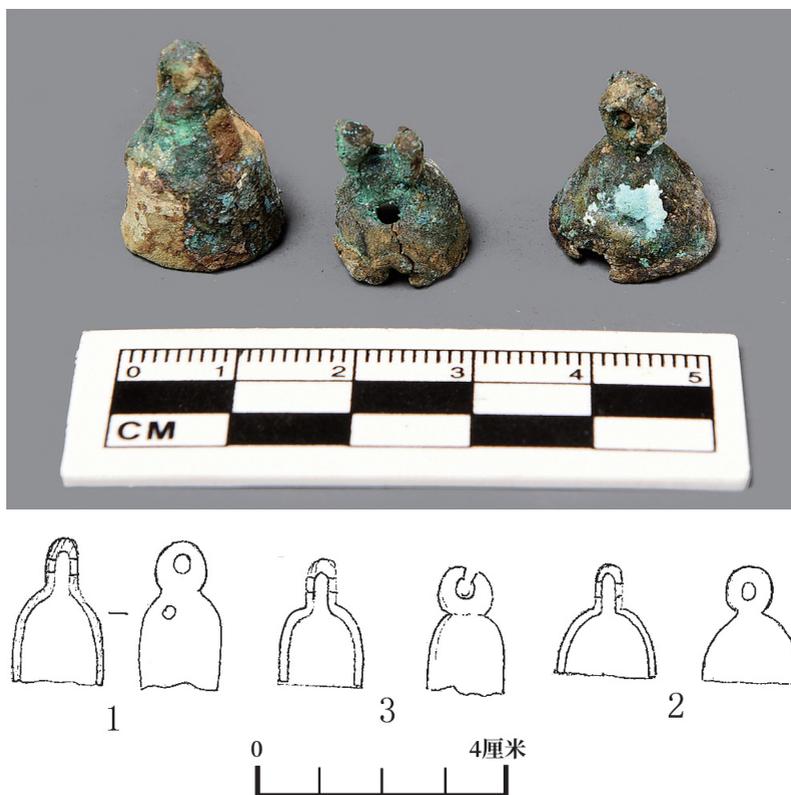
图一一 铜吊坠 (1: 2019ZMM1: 5-1; 2: 2019ZMM1: 5-2); 铜饰片 (3: 2019ZMM1: 5-3); 铜珠 (4: 2019ZMM1: 5-5); 铜方管 (5: 2019ZMM1: 5-4)

铜珠，80 颗，扁圆柱状，穿孔，孔内残留毛绳，标本 2019ZMM1: 5-5，长 0.8、直径 0.6 厘米（图一一：4）。

饰片，20 件，为束腰“8”字形薄片，其上、下锤揲成圆圈纹，束腰处缠皮质绳带，疑似纽扣。标本 2019ZMM1: 5-3，长 3、宽 1-1.5、厚 0.1 厘米（图一一：3）。

3. 铜铃，4 件。

环形纽，铃身上窄下宽，未见铃舌。标本 2019ZMM1: 6-1，铃身最大径 1、高 2.2 厘米（图一二）。



图一二 铜铃（1、2、3：2019ZMM1: 6-1、6-2、6-3）

（三）铁器

1. 镯，共 7 件。

环状，横截面或为圆形或方形，少数表面残留蓝釉（图一三）。

标本 2019ZMM1:4-1, 横截面为圆形, 直径 6.5、厚 0.5 厘米, 表面施蓝釉 (图一三)。

标本 2019ZMM1:4-2, 与 2019ZMM1:4-5 互为—对, 纹饰与尺寸相同。横截面为方形, 镯面刻折线纹, 等距离分布 10 个带圆心的圆圈纹。直径 6.2、厚 0.2 厘米, 表面施蓝釉 (图一三)。

标本 2019ZMM1:4-3, 横截面为方形, 正面是由方形、圆形、方形、兽面组合依次循环相接。直径 6、厚 0.2 厘米, 表面施蓝釉 (图一三)。

标本 2019ZMM1:4-4, 与 2019ZMM1:4-7 互为—对, 与横截面为方形, 镯面上等距离分布有圆心的圆圈纹。直径 6.5、厚 0.2 厘米, 表面施蓝釉。

标本 2019ZMM1:4-6, 横截面为方形, 镯面正中等距离分布带圆心的圆圈纹, 边缘等距离分布三个—组的麦粒纹。直径 6.3、厚 0.15 厘米, 表面施蓝釉。



图一三 铁镯 (1、2、3: 2019ZMM1:4-1、4-2、4-3)

2. 矛头, 2 件。

平背、直刃, 椭圆骹, 骹口残留木秘。

标本 2019ZMM1:7-1, 通长 14.9、宽 0.6-3.8、厚 0.5-2.2 厘米 (图一四: 5)。

标本 2019ZMM1:7-2, 矛身—面粘黏有—片鱼骨; 通长 8、宽 1.1-2.2、厚 0.5-1 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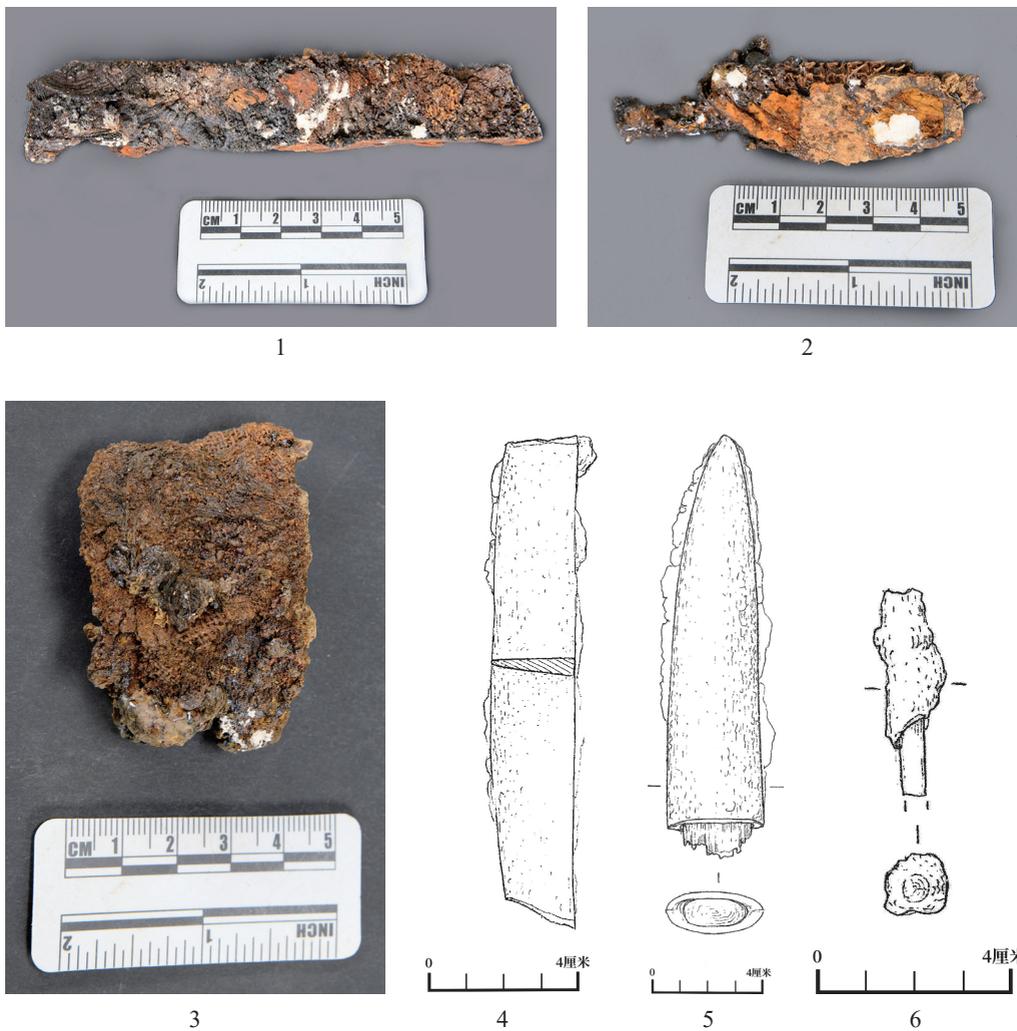
米(图一四:2)。

3. 刀, 1件。

已残, 刀身长条方形。标本 2019ZMM1: 25-1, 残长 12.9、厚 0.9-1.1 厘米(图一四: 1、4)。

4. 铁柄, 1件。

已残, 长条圆柱状, 疑似刀、矛等武器的柄部残段, 其外粘裹一层木屑, 应是原插入木秘之中。标本 2019ZMM1: 25-2, 残长 11.5, 厚 0.9-1.6 厘米。



图一四 铁刀(1、4: 2019ZMM1: 25-1); 铁矛头(2: 2019ZMM1: 7-2; 5: 2019ZMM1: 7-1); 铁凿(6: 2019ZMM1: 25-4); 铁器残块(3: 2019ZMM1: 78-1)

5. 凿，2 件。

呈长条圆柱状，顶端略尖。标本 2019ZMM1: 25-4，表面锈蚀严重，残长 5.75、直径宽 0.9-1.2 厘米（图一四：6）。

6. 残块，5 件。

不规则方形，锈蚀严重。标本 2019ZMM1: 78-1（图一四：3），横截面为椭圆形，表面附着有织物、毛发等。残长 5.7、宽 3.8、厚 0.8 厘米，出土时紧贴头骨。

（四）木器，1 件

扁平的长条状，极薄，正面阴刻纹饰。顶部雕有对鸟，面向而立，其下是两层木柱支撑的高台，柱面阴刻折线纹，高台正面阴刻斜面相对的直角三角纹，下端呈扁圆形。标本 2019ZMM1: 3，通长 15、宽 2、厚 1-2 厘米（图一六：3、6）。

（五）其他

1. 贝饰，1 件

近圆形，背面外凸，边缘等距离浅浮雕三只写意动物图案，刻同心圆作眼，动



图一五 贝饰（2019ZMM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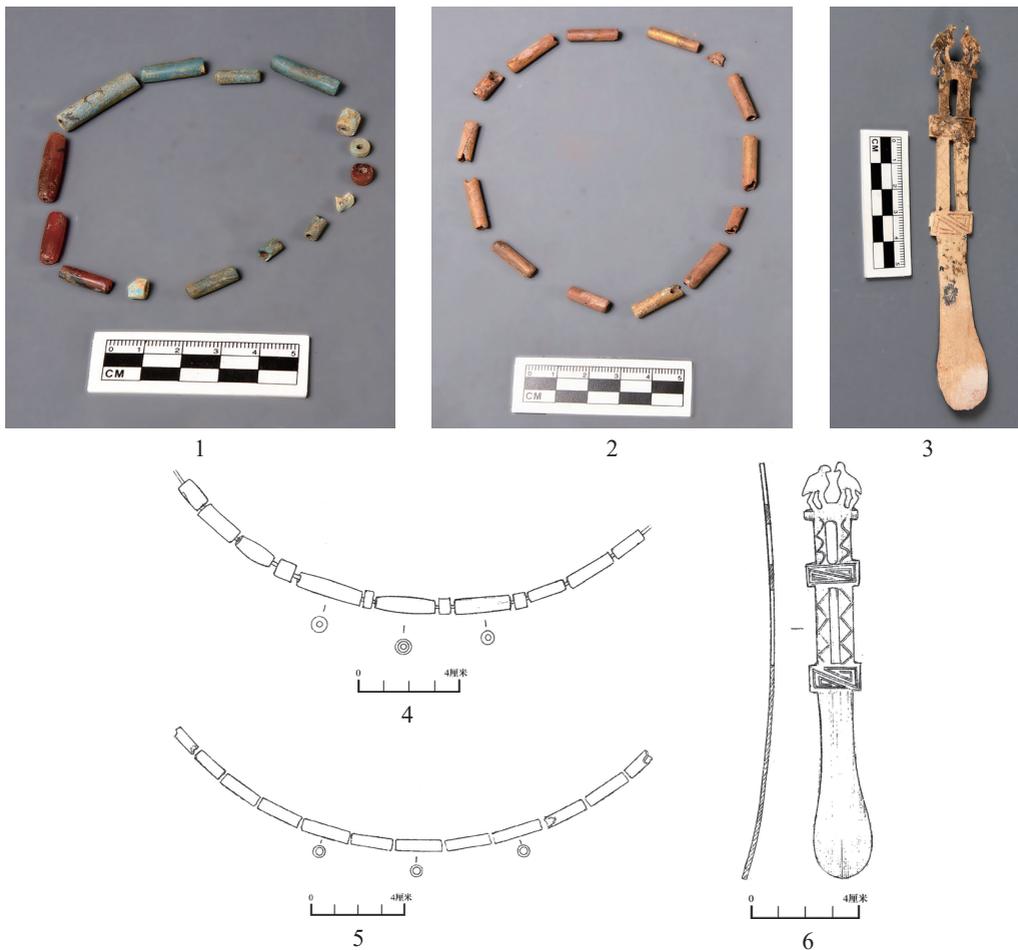
物有角卷曲上翘，刻弧线勾勒身躯，凿密点示质感；相对的两端各穿一孔，标本 2019ZMM1: 2，直径 5.4-5.5、厚 0.35-0.7、孔径 0.4 厘米（图一五）。

2. 珠串饰件，共 25 颗。

红燧珠，4 颗，管状 3 颗，长 2.1、直径 0.4 厘米；台柱状 1 颗，长 0.3、直径 0.65 厘米。皆有穿孔，呈暗红色，保存较好，一颗内有串绳残留，标本编号 2019ZMM1: 8-1（图一六：1、5）。

蓝色料珠，材质暂不明确，4 颗，管状，标本 2019ZMM1: 8-2，长 2.1、直径 1.3 厘米（图一六：1、5）。

蓝灰色料珠，材质暂不明确，3 颗，短管状，标本 2019ZMM1: 8-3，长 0.2、直径



图一六 珠串饰件（1、5；2019ZMM1: 8；2、4；2019ZMM1: 9）；木柄（3、6；2019ZMM1: 3）

0.5 厘米（图一六：1、5）。

金黄色料珠，材质暂不明确，共 14 颗，长管状，长度不一，穿孔。标本 2019ZMM1: 9，长 1.4-2、直径 0.5 厘米（图一六：2、4）。

3. 动物骨骼

M1 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共计 1278 块，其中头骨居多，经初步鉴定可确定属种的有：山羊 18 只、绵羊 13 只和家马 2 匹，部分羊骨有被切割痕迹，少数羊距骨有磨光痕迹。

4. 纺织物及毛发

在 20-25 岁青年女性头骨上，包裹着织物，且保存有部分毛发。纺织物本为黑色，其上附着青铜锈渍，仅可分辨出织物经纬相织的痕迹，标本：2019ZMM1: 69，残长 9、残宽 6.5 厘米。毛发细丝捻成一撮，呈黑色，标本：2019ZMM1: 73，残长 7.8 厘米（图一七）。



1. 毛发（2019ZMM1: 73）



2. 织物（2019ZMM1: 69）

图一七 纺织物及毛发

三、讨论与分析

玛朗墓葬 M1 经过抢救性清理而保全了部分信息，但仍有部分重要信息缺失。但从墓中出土遗物来看，不仅数量种类丰富，而且部分物件在西藏属首次出土，故该墓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以墓中出土人骨的 AMS 测年法数据（校正后）显示，M1 的年代为 BC49-CE72，其时段为公元纪年前后，相当于西藏历史上的“小邦时代”或“早期金属时代”中期。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可知，札达盆地发现年代与之接近的墓葬已有曲踏

墓地、故如甲木墓地、皮央·东嘎墓葬群、格布塞鲁墓地等多处遗存。玛朗 M1 所出遗物与这些墓地所出遗物在型制上均有相似之处，如玛朗 M1 的假流罐与曲踏墓葬中的 F 型 IV 式相同；长流罐与曲踏墓葬所出 C 型陶罐相同，短流罐与曲踏墓葬所出的 D 型陶罐相同，深腹罐与曲踏墓葬的 A 型陶罐和格布塞鲁墓地所出的 D 型陶罐相同；玛朗 M1 出土铜片饰与曲踏墓葬中的铜片饰相同，等等。

总体而言，玛朗 M1 所出陶器的高领、球腹、小平底等器形特征，与时代相近的象泉河流域其他墓葬出土陶器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应代表了象泉河流域“早期金属时代”同一文化传统或类型。但值得注意的是，玛朗 M1 出土的刻纹高脚铜杯、动物纹样的贝质饰件以及施蓝釉的铁质手镯等物件，显示出了与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其他墓葬出土遗物的明显区别，这些随葬品很可能来自西藏西部周边区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因素；同时也暗示了该墓墓主的身份等级可能较为特殊。玛朗墓地是研究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墓地重要的基础材料。囿于篇幅，本文涉及的动物骨骼研究、体质人类学分析、出土遗物材质分析等成果将另文发表。

附注：札达县文物局对玛朗 M1 及时采取的抢救性清理和资料信息保存，为本文的资料整理和分析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拍照：卢素文 何伟

绘图：卢引科

发掘：罗丹 白玛桑姆

资料整理：何伟 拥措

◆ 执笔：何伟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